

## 英汉翻译中的可译性和双语表述

【内容摘要】在英汉翻译中,由于两种语言的差异,语言表达法的不同,可译性总是相对的,可译性限度是绝对的。英汉语言修辞性词语的选择、词语的语义色彩、情态与语气是造成英汉翻译可译性限度的几个主要方面。认识英汉翻译中的可译性限度,尊重双语表述的同一性原则和探索两种语言在深层意义上的对等,摆脱语言表层的约束,将不可译性转化为可译性,是提高英汉翻译质量的途径之一。

【关键词】英汉翻译 语言差异 可译性 限度

## 一、引言

英汉翻译中的可译性指译文与原文是否对应可译。可译性必须以对原文的透彻理解为基础,注意双语表达中的同一性,即两种语言是否可以互译以及互译的种种途径,发挥译文的优势,将语言的不可译性转化为可译性,尽量约束语言的可译性限度。语言之间存在可译性,这是因为人类在表达概念和思维时存在广泛的同一性,例如人类对同义反义的概念是大体相同的:“大——小”,“长——短”,“冷——热”等,各种语言莫不如此。又如主动被动概念及其互换模式也大体一致:例如“窗户”与“打破”两个概念在同一情景与逻辑范畴中,英语语言都表现为相同的句子型式,即被动式: *The window was broken by that boy.* (窗户被那男孩打破了。)但是在承认语言可译性的同时,我们还知道语言是一种十分复杂的思维交际手段,它的复杂性首先表现为每种语言都有自己不同的民族历史、民族文化和民族心理等背景。特定语言、特定的结构形式以及这一语言特定的社会和历史背景往往导致使用这种语言的人形成某种特定的思维方式,即语言中的表达法。例如英语使用 *be* 的屈折形态变化来表达“非真实情况”: *you be, he be, it were* 等以暗示说话者的语气(愿望、疑虑、臆测等)。如: (a) *It is always advisable that you be too polite rather than less.* (表示愿望: *I wish you are polite.*) (b) *Though he be shy, he can be courageous.* (表示怀疑: *I doubt whether he is shy.*)而在汉语中则没有这类屈折形态变化。汉语表示情态的主要手段是词汇,词汇也是汉语有力的表意手段,例如汉语可以通过词的重叠表达丰富多彩的含义,在英语中则没有这种表达法。如: (a) 名词重叠:他事事都要过问。(表示“所有的”) (b) 动词重叠:我们要研究研究这个问题。

## 二、翻译中的可译性限度

语言结构、语言背景、思维方式、表达法的种种差异是造成可译性障碍的基本原因。因此,翻译中的可译性只能是相对的,绝对的可译性是不存在的。在英汉翻译中,可译性的限度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修辞性词语选择 一般而言,词语的修辞性选择不仅包括比拟、夸张、双关、幽默与韵律等修辞方式,还包括使用形象性词语、成语、谚语、典故、俚语、俗语、生造词语与作者个人用语等。修辞性用词往往会带来英汉翻译上的障碍。以形象性词语为例,很多形象比喻词是可译的。在人类思维中,以人所共知的形象比喻来描述某一事物具有相当广泛的共性。如: (a) *She's like a rose—fresh, delicate, beautiful.* (她像一朵玫瑰花,鲜艳、娇嫩、美丽。) (b) *He doesn't have an idea of his own. He just parrots what other people say.* (他没有自己的观点,只会鹦鹉学舌。)但是形象比喻的可译性受到很多因素的制约,其中最重要的、最基本的因素是约定俗成。约定俗成离不开语言的历史渊源、历史发展、文化背景、民族心理、语言传统以及民族习俗等因素,有时约定俗成还与名家或典籍的影响很有关系。一些形象词语、成语、谚语、格言、典故、歇后语、双关语、幽默语等,都是带有强烈异域文化与历史色彩的词语,具有很大的可译性限度,有时甚至是不可译的。翻译时只能是概念阐释、或暗含义的阐明,或是采用直译加注或释义。如: (a) *keep up with the Joneses* (追慕虚荣) (b) *a Herculean task* (艰巨的任务——指需要巨大的体力或智力才能完成的任务。*Herculean* 是希腊神话中身材魁梧,力大无穷的英雄。他曾被罚去完成 12 项极为艰巨的任务,成功后被封为神。) (c) “黄鼠狼给鸡拜年” (*The weasel goes to pay respect to the hen— not with the best of intentions.*) 语言中的幽默语几乎是不可译的。幽默常常产生于用词的机巧与机俏,或妙趣横生、或寓意深远,词语运用恰当。这类用词和立意往往会在双语转换中消失。如词语的韵律安排可以产生明显的幽默效果。在马克·吐温的名句中“*It was a splendid population— for all the slow, sleepy, sluggish-brained sloth stayed at home……*”作者一连用了五个首韵词与前面的 *splendid* 呼应,但词义色彩则正好相反,形成了强烈的诙谐和幽默效果。谐音押韵的修辞效果一般都是不可

译的,一切凭借语言的形与音安排的修辞手法都具有很大的可译性限度。双关语的可译性限度也很大。双关语即所谓的“妙语双关”,可使读者产生联想,有一箭双雕之妙。但很多双关语的妙处实际上是不可译的,或者不可能两者兼顾,只能取其一义。如海明威的小说《A Farewell to Arms》,我国译者将其译为《永别了,武器》。实际上“Arms”在这里是一个双关语,除“武器”外,尚含“怀抱”之义,指 Henry 的妻子 Catherine。小说描写的这个发生在战争时期的爱情故事,最终以 Catherine 的死这一悲剧结束。海明威的一语双关不仅对战争作了有力的抨击,同时也喻指 Henry 永别了他的妻子,给我们描述了一个扣人心弦的爱情故事。此书名之所以只取了一义,恐怕也是译者不得已而为之。

## (二)语义色彩词

任何语言中的词在一定的语境中都具有某种特殊的语义色彩。在双语转换中,很多词语在一种语言中与另一种语言中的对应词恰恰具有对应的语义色彩。但是语言中语义色彩不对应的情况也很普遍,这种情况便影响了英汉翻译的可译性。如英语中有几类带有强烈的语义色彩的动词,在汉语中往往没有对应色彩的动词:

- 1.表示动作情状的动词

汉语在表示一个动作带有某种情状色彩时,往往在这个表示动作的词前加上描写性副词。如“走”表示一个基本动作,加以情状描写可以成为“悠闲自得地走”,“大步流星地走”等等。英语则不同。英语除 walk 外,还有很多表示“走”的情状的词,如 saunter, amble, stride, trudge, tropes, trek, stumble, prance, scamper clump, tiptoe 等等。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英汉之间的差异:英语的词寓情状于本身,寓色彩于义;汉语的词寄情状于搭配,赋色彩于形。由于英语词的色彩大都存在于词义之中,英译汉时就很难找到一个恰如其分的对应词,使色彩见诸于形。许多这类动词虽然可以借助增词法或多或少地将词义色彩译出来,但这中间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可译性限度。如: She sank into her chair。其中“sank”的色彩是鲜明的,它表示人在颓丧失望、难以自持时坐下的情状,汉语中只有“一屁股坐下来”比较接近。但汉语这个词很可能用于描写一个人大摇大摆的气势与情状,与英语的语义色彩不够贴切。

- 2.描写动作声色的动词

汉语的声色词大多是直接的拟声词,如“哗啦”、“咔嚓”、“轰隆”等。因此汉语的拟声词不能直接用做动词,只能用做副词或其它,如“轰隆一声响”。而英语的拟声词大多本身就是表意动词,它们的功能与使用范畴都比汉语的声色词略胜一筹,其语义色彩往往很难用汉语表达清楚。如 The TV set blinks on with the day's first newscast。“blinkson”含有轻快、自动、麻利等语义色彩。同样 The TV camera zoomed from one person to the other。“zoomed”是模仿摄像机“嗞嗞”声的拟声词。在翻译这类词时,我们往往只能加上直接拟声的汉语词来保持其语义色彩。但在更多情况下,则只能抓住这些词的基本概念,而牺牲其色彩了。

## (三)情态与语气

英汉两种语言的情态皆见于形又不完全见之于形,问题在于英汉表达情态的手段不完全一致,甚至差异很大。因此,情态的可译性虽然存在,但可译性限度很大。翻译时只有采取增补、铺叙或彻底摆脱原句结构形式等办法加以阐明。英语中表示情态最主要的手段是情态动词。一般来说,以情态动词表示的英语情态是可译的,只是很多细微的差异造成了可译性限度。英译汉中,我们经常不得不使用“应该”、“应当”表达在很多不同情况下使用的“should”、“ought to”等等,而实际上这些词之间以及同一词的不同用法之间存在着不可忽视的语义差异,因可译性限度,无法在汉语译文中体现。结果都成了“应该”、“应当”,虚拟语气中也就成了“本来应该”。试比较:(a) You should have been at the office before 9.(b) You ought to have been at the office before 9.以上两句译成汉语,字面上完全一样:“你本来应该 9 点前到办公室。”但“should”表示的是一般的劝告,即“在我看来这是你应该做的事”,强调“适宜性”。“ought to”则表示来自外界的规则或义务,强调“道德、义务和职责”。由此可见(b)句的语气要比(a)句强得多。如果说(a)句的语气是责备的话,(b)句已接近于训斥了。还有“It is...that...”句型中的“should”所表达的情态,如:(a) It is disappointing that half of his students should fail in the exam.(他的学生有一半没考及格真是令人失望。)这些句子中各个情态动词所表达的情态及其含义都是十分微妙的,但在汉语中又不宜作铺叙表达,因而很难见诸于汉语字面,其可译性限度是显而易见的。除情态动词外,广义的情态还包括词法中的动词语气。“语气”在英语语法和汉语语法中所指的范畴不尽相同。在英语语法中,

语气有陈述、祈使、虚拟三种。在汉语语法中,语气除陈述、祈使外,还有疑问和感叹两类,但并不存在类似英语的虚拟语气。由于这些差异,语气也具有不同程度的可译性限度。在英汉翻译中,常常需(上接第166页)要增添语气助词或其它虚词来补足句子情态和语气的需要。如:(a)We might as well go to the whole hog and stay overnight. 我们索性在这里过夜吧。(“吧”表示建议)(b)No hard feeling, I said I'm sorry, didn't I?别生气啦,我不是说了对不起吗?(“啦”表示劝慰,“吗”表示疑惑等)就句子结构而言这类语气补足词可以略去而不影响全句的意思;然而,就句子情态而言,恰当使用这些词,则可以使句子语气顿时生动明朗,关键处添上一个语气补足词就可以使全句生辉。

### 三、结语

英汉翻译中,由于两种语言的差异,原文的可译性限度是绝对的,可译性总是相对的。可译性应以可读性为衡量标准,不顾可读性而翻译出来的东西是没有任何价值的。可读性应以理解为依据,只有被译者透彻地、力求全面地理解了的东西才能忠实地加以表达翻译出来,才具有真正意义的可读性。同时,我们也应承认和认识原文的可译性限度,在英汉翻译中积极探索双语在深层意义上的对等,摆脱语言表层的约束,采取解释、铺叙、阐明、等等手段以及增词、语义融合等转换形式,将不可译性转化为可译性,在忠实于原文的前提下力求做到通顺加上适体的文采,提高翻译的质量。

### 参考文献:

- [1] L·G·亚历山大. 朗文英语语法 [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8.
- [2] 邓炎昌,刘润清. 语言与文化 [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9.
- [3] 刘宓庆. 文体与翻译 [M].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5.
- [4] 危东亚. 汉英词典 [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8.
- [5] 张道真,温志达. 英语语法大全 —— 英语词法 [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8.

 无忧论文网

 51lunwen.com